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从私域到公域：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
——基于环保集体抗争的分析

卜玉梅

工作完成日期 2015 年 9 月

报告提交日期 2015 年 9 月

厦门大学

2015 年 9 月

从私域到公域：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
——基于环保集体抗争的分析

From Private Sphere to Public Sphere: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Based Collective
Action

Basd on Anlysis on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Protest

博 士 后 姓 名 卜玉梅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社会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社会学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13 年 9 月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5 年 9 月

厦 门 大 学

2015 年 9 月

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该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该报告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该报告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该报告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研究报告属于： 1、保密（ ）， 2、不保密（ ）

纸本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电子版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内 容 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基于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信息开放、独立表达、平等互动等特性，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极富运动效应的参与方式迅即遍布公共健康、灾害救济、环境保护和社会政治运动等领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依然有待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中的个体，是如何被吸纳进这些以公共物品为斗争目标的集体行动中的。基于对网络时代集体行动品格的初步认识，我们选取私人领域的公共转化这样一个理论视角来考察集体行动的实现。具体而言，一方面探讨跨界成本依然很高的情况下，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追寻集体利益的跨界行动，其外在和内在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在特定的事件中，如何去发现这种动力和机制？另一方面，则探讨在跨界成本低的情况下，存在怎样的动力机制，促成这样一种跨界？网络时代的新媒体工具和社会文化情境，为这样一种跨界行动，创造了怎样的条件？其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行动具有怎样的意涵？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选取了两种类型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作为分析案例，一种是社区环境抗争或者说邻避运动，另一种是以 PM2.5 事件为典型的日常环境行动。

通过对六里屯、番禺和西二旗这一组反对垃圾处理工程的抗议过程和事件的分析和比较，描述业主利用网络进行动员抗争的过程和图景，发现在这些抗争中，网络行动剧目虽然对传统运动形式有所承继，但是也有重要的创新，形成了一些网络时代特有的抗争体裁。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一种依托于互联网的社会抗争新组织模式的形成。即人们的抗争行动日益走向“无组织的组织化”，也即在没有实体组织引导的情况下，通过虚拟组织的模式推动运动的发生发展。而运动中的个体越来越多的被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化”模式裹挟，并在集体意识力量的促动下，从私人领域跨入公共领域，共同追求集体物品，融入到抗争的潮流中，而这也让我们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继而，我们以 PM2.5 事件为例，探讨一种日常“抗争”行动所体现的网络时代集体行动的新体裁和效果。通过分析新浪微博中普通民众的微博文本，发现“抗争”文化已经从宏大的方式转向更为平凡的、更戏谑的方式。这种被誉为“鼠标下的抗争”的方式汇集了意见领袖的引领，普通网友的日常播报、戏谑和“吐槽”和网络声讨等剧目，并最终取得了成效。而通过被访者对自己的“抗争”表达行为的描述和省思，我们看到的是一股被内在表达欲望和交往欲

望所促动的参与热情，以及一大波被“朋友圈”裹挟的个体。这也便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低成本跨界行动的动力来源。

文章认为，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探讨集体行动，需要敏锐观察和体验的是网络媒介本身的社会空间属性，也就是说，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中，主体介入一项行动，首先需要跨越的是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边界。本文以此为基本理念，追寻人们的跨界动力。通过对两种类型的环境行动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一组不同时段发生的邻避运动的比较分析，我们重点突出三点，其一，是想象的集体在场感，其二，是“无组织的组织化”趋势，其三，是作为社会交往的“抗争”。网络社会中的个体正是被这三种力量和情境裹挟，并越来越多地从私域向公域跨越，介入到社会公共生活或集体行动中去，也让追求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的欲求得到表达。

最后，文章重新回到理论框架，探讨使用公私领域的边界跨越的理论框架来探讨集体行动的理论意涵及可行性。并指出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对于“公共领域”概念本身的审慎，以及对于网络行动影响的综合审视。

关键词： 私域，公域，互联网，集体行动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In social and public life, based on opening and interactive features of Internet platform, internet-based collective action as a way to participate promptly become popular in field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aster relie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political movement, etc. In such a background, the problems still remain to be answered is, how is social individual being absorbed into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network society, we selec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We look into how individual transand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public sphere. Specifically, on the one hand, to discuss when border-cross cost is still high, what is its external and internal power and mechanism of border-cross cost? In the specific events, how to find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when cost of border-cross cost is low, what kind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exists and motivates the action of border-cros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creat what conditions for it? What meaning does it have for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selected two types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case, one is the NIMBY movement, and is another is daily environmental action, typically the PM2.5 events.

By compare cases of Liulitun, Panyu and Xi' erqi events, we found that while inheriting traditional action repertoire, there are some new and unique repertoires in the struggle. More importantly, we found a mode of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That is, people ac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less relied on organization in protest, they choose a kind of virtual organization mo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We named it mode of "non-organization organized". And with power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more and more people transand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pursue public goods.

Then, we discuss case of PM2.5 event and explore a daily embodied mode of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ina micro blog, we found the “struggle” culture has transformed from grand, epic way to more mundane and more playful way. “Struggle under the mouse” lead by opinion leaders and ordinary Internet users take ways of daily report, playful and “fun” and online outrage to respond to them. Finally, they get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respondents’ description and reflection, we se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motivated by inner desire of expression and social contact, and a big wave by Circle of Friends. It is the power source of collective action embedded in the daily life.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society, discussing collective action need keen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of attribute of social space.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individual involve in an action, they first need to cross the border of private and public.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ought, we discuss motivation of people’ s border-cross actio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action, we emphasis three points, first, the imagination of collective presence. Second, is the trend of “non-organization organized”. Third, “protest” as social contact. Individual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s sticked by these three kinds of power, and more and more transend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to the public sphere, involving in social public life or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make a pursuit of justic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Ye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n China’s specific social, political, culture, the use of concept of the “public sphere” should be prudent. Besides, we ne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online activism.

Keywords: private sphere, public sphere, Internet, collective action

目录

1	导论.....	1
1.1	研究的缘起.....	1
1.1.1	现实背景.....	1
1.1.2	问题界定.....	1
1.2	文献综述.....	2
1.2.1	理论资源及承袭.....	2
1.2.2	对网络行动影响的评价.....	6
1.3	理论框架.....	8
1.3.1	网络时代集体行动的品格.....	8
1.3.2	网络时代集体行动的再概念化.....	10
1.3.3	技术决定论的悬置.....	12
1.3.4	理论框架：公私领域的边界跨越.....	13
1.3.5	概念阐释与界定.....	15
1.4	研究方法.....	17
1.4.1	虚拟民族志.....	17
1.4.2	多点民族志.....	18
1.4.3	深度访谈法.....	19
1.5	章节安排.....	20
2	网络时代的变迁.....	22
2.1	网络时代的社会性格.....	22
2.1.1	网络生存状态.....	22
2.1.2	自我呈现与分享.....	23
2.1.3	集体“狂欢”与公共性的可能.....	25
2.2	集体行动议题的网络审查.....	26
2.3	网络时代的环保集体行动概述.....	28
2.2.1	环保集体行动与新媒体.....	28
2.2.2	特征和趋势.....	30
3	社区环境抗争：垃圾站选址之殇.....	31
3.1	案例概述.....	31
3.2	集体物品.....	33
3.2.1	风险焦虑.....	33
3.2.2	抗争诉求.....	34
3.3	运动领袖.....	36
3.3.1	意见型领袖.....	37
3.3.2	行动型领袖.....	39
3.3.3	技术型领袖.....	41
3.3.4	“无领导”.....	41
3.4	实体组织.....	43
3.4.1	一个成功的尝试.....	43
3.4.2	一个失败的尝试.....	46
3.4.3	一个规避的尝试.....	47
3.5	虚拟组织模式.....	48

3.5.1 技术型领袖搭建组织平台	49
3.5.2 意见型领袖引领框架建构	52
3.5.3 行动型领袖进行资源动员	55
3.6 行动剧目	61
3.6.1 线上行动剧目	62
3.6.2 线下行动剧目	64
3.7 被裹挟的个体	75
3.7.1 被“虚拟组织”裹挟的个体	75
3.7.2 被“危险”威慑的个体	78
3.8 小结：从私域到公域——走向“无组织的组织化”与集体意识	82
3.8.1 走向“无组织的组织化”	82
3.8.2 集体意识的力量	83
4. 日常环境行动：PM2.5 事件	86
4.1 PM2.5 事件概述	86
4.2 公共物品	87
4.3 “鼠标下的抗争”	88
4.4 意见领袖	89
4.5 日常行动剧目	90
3.5.1 日常播报	90
3.5.2 戏谑与“吐槽”	90
3.5.3 网络声讨	91
4.6 被“朋友圈”裹挟的个体	92
4.6.1 表达的欲念	92
4.6.2 交往的欲念	94
4.7 悲观者和乐观者眼中的日常环境行动	95
4.7.1 针对日常环境行动的悲观视点	95
4.7.2 针对日常环境行动的乐观视点	97
4.8 小结：从私域到公域——作为主体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抗争”	99
4.8.1 作为一种“抗争”政治的可能	99
4.8.2 作为主体表达与社会交往的“抗争”	100
4.9 延伸：“穹顶之下”的精英传播	101
5. 结语	105
5.1 本文的基本理念	106
5.2 本文的逻辑线索	107
5.3 本文的核心意涵	108
5.4 本文的延伸旨趣	110
参考文献	112
附录 1 虚拟田野中的文件资料汇总	116
附录 2 “社交媒体与日常环境抗争”访谈提纲	121
附录 3 私域与公域的连续统：虚拟民族志的表述	122
致谢	128
博士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130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130
个人简历	131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1 导论

1.1 研究的缘起

1.1.1 现实背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88.9%。”^①。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经历了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的转变,具体来说,从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共同建设”发展。Web2.0是以使用者为中心、资源共享、集体思维和平台开放的互联网,使用者贡献内容、传播内容,而且提供了这些内容之间的链接关系和浏览路径。以Web2.0的技术与理念为基础,社交媒体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社交媒体允许互联网用户进行内容创作和交流,主要包括在线聊天、博客、微博、播客、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等。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平台已实现了从固定到移动的转变。手机微信、移动社交网络、移动虚拟社区获得了广泛应用。据统计,中国拥有5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这样的“中国速度”无疑将为世界互联网史写下重重一笔。^②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基于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信息开放、独立表达、平等互动等特性,网络行动作为一种极富运动效应的参与方式迅即遍布公共健康、灾害救济、环境保护和社会政治运动等领域,彰显了网络时代公民希冀通过互联网,将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期望付诸实践的渴求。人们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组织讨论,进行社会动员,甚至在此基础上走出网络,采取网下的集体行动,以此也造就了越来越多新形式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而这也验证了查尔斯·蒂利(2009:134)对21世纪社会运动的展望和判断:毫无疑问,在21世纪刚刚开始这几年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已将许多新的技术整合到了组织行为和诉求伸张的活动中。

1.1.2 问题界定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无所不在,这些技术变得看起来不像是革命性的现象,而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方面。然而就社会运动而言,一旦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它们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而言,增加了许多新的特征。如果我们将之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是否能够充分理解当今这个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最有趣的问题——这些难以接触到的、更难以共享集体身份/认同的、碎片化的、个人化的群体是如何被动员起来?此外,在讨论集体行动时,新增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场域,且很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场域,即网络上的虚拟社区,或者说网络虚拟空间。越来越多的政策议程变更的动力来

^①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② http://www.cac.gov.cn/2015-02/03/c_1114237604.htm

自于网络上的集体讨论。这样一种集体网络发声形成的舆论压力,已经越来越多的在现实领域发挥作用。并且,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还有越来越多个体化的表达。因此,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喧嚣的互联网大众声音中,个体化传播如何推动碎片化公众走向共识群体进而使抗争话语进入公共审议平台?若以集体行动的视角而言,面对网络社会的变迁,我们同样有必要聚焦于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探索价值的问题,即社会中的个体,是如何被吸纳进这些以(区域)公共物品为斗争目标的集体行动中的?而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要全然超脱已有理论的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在丰富的理论资源中有所发现和拓展,并在现实的经验中得以挖掘和验证。本文将从环保集体行动的经验案例中,对其进行探索。

1.2 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取向对互联网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勾连做出了不同的描述,如网络社会运动(E-movement, online movement, internet movement)、网络行动(online activism, cyberactivism)、网络抗争/网络抗议(cyberprotest, online protest, online contention)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呈现出两种向度:一是指利用互联网等新信息传播技术进行组织、动员而发展的线下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此时互联网主要是用来动员的手段和途径,是一种互联网支持的(Internet-supported)的社会运动;二是指不仅利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同时行动本身也是在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社会中进行的集体行动,如网络抗议、网络募集、黑客行为等,简言之,是基于互联网(Internet-based)的社会运动。前者指的还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运动,但是由于有了互联网,组织和协调起来更加容易,强调的是互联网的便利功能(facilitating function)。后者则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才能存在的一种社会运动,它更强调的是互联网作为新的改良工具的创造功能(creating function)(Van Laer & Van Aelst, 2010)。这样的区分并未改变学者们在理论应用路径方面所做的努力。一方面,集体行动理论依然是时常被提起的视角,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理论也经常被借用以解释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现象。

1.2.1 理论资源及承袭

(1) 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资源

在这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更加熟悉的是“集体性行动逻辑”这一概念:它所强调的是动员个人参与以公共福祉(例如,民主改革)为目的的集体行动时出现的问题,而只有当这样的公共福祉被聚合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时,它才能够被实现。奥尔森(2011)对于这个问题做了经典论述,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着更深的含义。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当人们仅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或是仅拥有共同的目标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行动起来。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个人的贡献微不足道,理性的个人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如果不做贡献也可以享受成果,那么碌碌无为就是更有效的行为方式。何况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做出贡献,个人的努力反正

也会颗粒无收。因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对于个人来说，碌碌无为都是理智的。即使全体成员都同意个人的贡献会使该组织变得更好，大家还是倾向选择碌碌无为。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原子化的、个人化的理性行为与掌握了丰富资源的组织之间的矛盾及其所导致的问题。就此，他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强迫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这两种方法都表明，组织具有监督、管理和分配的巨大能力。

因此，拥有各种资源的正式组织在协调人们的统一行动时就显得非常重要。

“资源动员理论”最早将“集体性行动逻辑”应用到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中。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采用了奥尔森的集体性行动的框架，以及他所提出的以组织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起初，信奉“资源动员理论”的学者否认社会运动是社会功能紊乱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他们把理性的个人“搭便车”现象看作是组织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并将组织及其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看作是社会运动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关于这一点，学者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了经典的理论阐述。他们对不断增加的、支持“社会运动组织”的外部资源做了分析，聚焦于社会运动组织的“专业化问题”——即领导者如何整合资源来进行动员。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上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常量，决定社会运动消长的重要因素只能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总量的多少 (McCarthy and Zald, 1977)。除了社会运动组织，推崇资源动员理论的学者还强调社会网络对运动动员的重要性。

而后，社会运动领域的研究跳出了早期的“理性选择”取向的窠臼，超越了“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研究取向，更加关注政治进程和“机会结构”等因素。政治过程理论反映的是政治体系和政治环境对运动的兴起、动员、发展和结果等方面的影响。梯利和麦克亚当对这一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见赵鼎新, 2006)。虽然新的研究取向与“理性选择”原则渐行渐远，但即便在奥尔森最初的有关“理性选择”的研究中，我们仍能发现，“集体行动”的现代主义逻辑是以背景的方式存在的。这一逻辑与组织协调和身份/认同的独特形式有关，所关注的因素和问题包括：资源、领导者、结盟、协调异见、基于文化和认识论而形成的社群所形成的集体性行动框架及其弥合不同框架之间的分歧的重要性。斯诺 (Snow et al., 1986) 的框架整合理论就是从意识形态和话语建构及利用策略的角度说明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

表 1-1 社会运动相关方法路径中的关键因素

方法路径	关键维度
心理路径	剥夺、怨恨心理，聚众和情绪感染、循环
资源动员	组织架构，成员及其他资源的连接/动员专业化/制度化
政治机会结构和政治过程	运动所处环境中的结构条件和参照群体，结构和权变因素共同塑造的互动
框架化	核心价值观、集体身份认同、框架和认知的管理

此外，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在理性主义取向衍生之前的心理主义研究路径。勒庞的聚众理论和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以及格尔的相对剥夺感视角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参见赵鼎新，2006）。

（2）理论承袭^①

当互联网在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凸显时，承袭经典社会运动理论，加勒特（Garrett, 2006）曾经基于麦克亚当和麦卡锡等学者（McAdam, McCarthy & Zald）提出的一个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框架，将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分为以下三种：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机会结构、互联网作为框架建构工具。国内学者（如李达伟，2011；蔡前，2009）对其进行借鉴，阐述了政治机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情感、理性等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的。这样一种综合考量对于我们理解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并且，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学者的具体研究中多少有所体现。

第一，互联网作为框架建构工具。在已有研究中，学者大多将在线参与具体化为参与在线讨论组。一些学者认为，激进的在线讨论组，尤其是意识形态上同质的草根社区可以更有效地动员成员，因为它们可以影响情感和认知形塑，促进集体团结（汪建华，2011），此外，在线讨论组可以增强参与者对计划行动效果的信心，让参与者高估公众对其观点的支持（Wojcieszak, 2009），并预计其他人会参与集体行动（Brunsting & Postmes, 2002）。然而，在线参与所带来的认知或认同因素的变化在已有研究中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尼普（Nip, 2004）的研究发现，讨论版虽然有助于建立一种归属感，但却难以建构集体认同或意识，而集体意识的缺乏限制了离线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参与。珀斯特姆斯和布鲁斯汀区分了认知和认同因素对在线和离线行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在线行动更多地受认知计算而非认同因素的影响，而对运动的认同更可能促使人们参加离线行动。大体上，互联网更适用于劝说性（persuasive actions）或软性行动（soft actions）（如写信、请愿等行动）而不是（离线的）对抗性行动或硬性行动（如游行、封锁甚至破坏性行动）（Postmes & Brunsting, 2002; Brunsting & Postmes, 2002）。这一研究说明，互联网的意义在于改变人们对行动的认知，而不是形成或强化集体认同，这实际上与尼普的研究结论趋同。

第二，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卡斯特尔（2001）指出，互联网不管是在地方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强化了网络进而有助于社会运动的形成。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是一种卓越的“弱关系工具”，它容易快速地吸引大量民众去参与一项行动或事件（Kavanaugh et al., 2005）。在地方化的社区行动中，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生活的社区相重合的时候，互联网生成的大型密集的弱社会联系也可以促进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Hampton, 2003）。但问题在于，这种弱关系无法建立运动维持所需要的信任和强联系（Diani, 2000）。也有学者提出，借助QQ群和在线论坛等形成的“虚拟组织”的动员模式为信任的培养提供了契机，以此可以成功动员线

^① 此部分的概括主要参考卜玉梅，2015。

下的离线抗争行动（曾繁旭等，2013）。

事实上，在传统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对于社会网络性质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影响，学者们在观点上也是不一而论，如麦克亚当（McAdam, 1986）强调广泛的支持、情感援助和强关系可以提供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激励和团结，而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却强调弱关系才是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联系，因为通过弱关系更容易获取信息和资源。实际上这样的论辩并不冲突，而在于突出社会网络对行动产生影响的不同介质：是信息还是相互的激励？

遑论社会网络的强弱，尚格普等（Shangapour & Hosseini, 2011）提出，虚拟社会网络（cyber social networks）能否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取决于网络领袖、用户实践和在线-离线转换中的一些因素的作用。黄冬娅（2013）指出，虚拟社区虽然拓展了人们的现实联系，但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持续公共参与行动还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密切相关。由此，将在线形成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既定事实，对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开拓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

与网络因素讨论相关联的是动员论（mobilization thesis）和强化论（reinforcement thesis）的区分，前者指互联网吸收相对弱势群体和传统上并不参与的人群的潜力，即新的参与群体；后者则指强化在传统的离线行动中就积极表现的那部分人的参与（Oser et al, 2012）。有学者认同动员论，认为互联网对于动员那些在政治上原本不那么激进的人很有成效（Postmes & Brunsting, 2002）。也有的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互联网对活跃分子以及以往的动员方式所联络不到的那些人来说都非常重要（Boekkooi, 2009）。在此，学者们所阐释的是网络动员所带来的参与群体的特定性或针对性，强调的是动员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

第三，互联网作为机会结构。有学者指出，互联网较少受到政治控制，参与的成本与风险较低，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能力（周巍、申永丰，2006）；政府的不完全控制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为基于互联网的草根动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黄荣贵，2010）等等。

表 1-2 互联网影响集体行动的机制

方法路径	关键维度
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	提供动员的社会资本（强联系或弱联系）
互联网作为机会结构	互联网较少受到政治控制，参与的成本与风险较低
互联网作为框架建构工具	集体身份认同、框架和认知的管理
互联网作为情绪传染工具	怨恨、不满心态，情绪传染和共振

最后，互联网作为情感传染工具。这一路径的研究以杨国斌（2013）的《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一文为典型。杨国斌认为，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所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

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网络事件的动因和意义。

1.2.2 对网络行动影响的评价

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尤为注重运动的生成因素和机制等,对其所产生的效应讨论较少。然而,由于网络行动与以往的行动在组织成本和参与成本上存在很大差距,对网络行动效应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这种质疑主要涉及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第一,网络行动是否阻碍或取代了传统的行动方式?第二,网络行动是否能够影响现实的政治决策或带来其他方面的突出效应?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在试图寻找答案的各种理论求索和经验探求过程中,产生了认识和理解这一现象的分野。

其一,微观层面。按照莫洛佐夫的说法,在许多行动者的内心存在一种假设,即只要拥有足够的推特,世界上的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以致于加入一个脸书团体通常是参与的终结,而不是开始(Morozov, 2011)。舒尔曼认为,这样一种对互联网的强度依赖,势必降低参与的质量。因为人们本来是要通过传统的方式来参与的,现在却都在利用网络条件、沉浸于网络当中。由此,人们采取行动的内在冲动被网络行动所满足,传统形式的参与也被网络行动所取代(Shulman, 2009)。科尼里森等用网络实验研究证明了这样一种效应。他们分别设计了两个实验,一个用以验证拥有机会表达对 NGO 的符号性支持(类似于在脸书网上点赞),是否会影响随后的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付出;另一个则将时间和精力付出改为经济付出即捐赠,用以验证同样形式但程度不同的假设。研究发现,表达了符号性支持的参与者在随后的行动中付出相对较少,证实了只需很少成本和付出的符号性亲社会或道德行为,足以减少随后的实质性(即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亲社会行为。这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许可效应,造就了实验中的符号性行动(Cornelissen, 2013)。

然而,李和谢同样使用网络实验的方法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签署在线请愿书的参与者,显然更可能捐钱给相关慈善机构,体现了一种道德一致性效应。而没有签署请愿书的参与者,明显捐赠更多的钱给慈善机构,体现了一种道德平衡效应。因此,被视为低成本的懒汉行动主义不会损害随后的行动(Lee & Hsieh, 2013)。克里斯托弗森等对同类实验进行了改进,在道德平衡效应和一致性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观察的性质,也即公共场合/私人场合的区分会调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在他们看来,网络行动并不会损害随后的行动,降低进一步做出贡献的可能(Kristofferson & Pelozo, 2014)。道德平衡效应不仅否认了道德许可效应在网络行动中的作用,也否认了满足感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体心理作为前提,为网络行动进行了辩护。

其二,中观层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互联网扩大了社会组织如社会运动和草根组织的集体行动剧目,但是许多脸书团体在建立之后就陷入了“等待戈多”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Morozov, 2011)。实际上,在群体或组织层面,对网络行动最严苛的批判在于其所运用的在线网络的弱关系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